

A T E / 喧嚣初起

——我们出生在八十年代

我们出生在八十年代。那个时候,政治的舞台,颜色变得疏离,人的性灵,开始闪亮。

如今,可以听得到初起的喧嚣,是我们开始发声了。

可以预言,即将有一个嘈杂的年代,由我们来主宰。

疯子遗少——

八十年代出生的孩子都是疯子。

说这话时,我们心里面更多的是骄傲的情绪——你怎么就知道下一个时代不崇尚疯子?

我说我们是二十世纪的遗少——二十世纪辉煌混沌地消逝了,留下我们这些遗少。我们的身上有世纪末颓靡的幽香,还有世纪初扔得到处都是的各种生活方式。

在我把上面这段话用“我们是二十世纪的遗少”的题目发在 BBS 上面之后,有个人回复,问我,那你说我们是二十一世纪的什么?我回复他说,那还用问?当然是伟大的建

会浮出不屑的笑容，很现代的样子。没关系。每个人有他用自己喜欢的生存方式生存的自由。

张扬——

这是八十年代出生的人们个性中的主流——张扬。张扬一切可以用来张扬的东西，甚至包括“我喜欢光脚在屋里走来走去”都可以被他们深奥地解释为“因为我喜欢不加约束的真实赤裸的情怀”。

其实说得不好听一点儿，我们有点矫情。

矫情——

矫情没有什么不好。人性是有极限的东西，而矫情就是对挖掘极限这种活动的一种渴望。夸大每一点细微的感觉把它们用叠成了花的文字叙写出来，这是美丽的事情。

而我们又为什么矫情呢？因为我们生活得乏味，干渴。乏味是因为无可咀嚼，所以只好咀嚼自己的情绪；干渴是因为无水可喝，所以只好拼命地咽下自己的口水。

因为我们的生活是单色的。世间有快乐、麻木、和刺痛。我们生活在快乐之中，渐渐麻木，所以有的时候，故作刺痛。

比如谢霆锋，一九八一年出生，具有我们当中很多人的共同特点，父母感情不和；爱无所谓幼稚，恋无所谓早晚，十几岁就有说出“曾经沧海难为水”的资格；钱包总是满的；每天捕捉发丝掠过耳边，风与 walkman 里面歌声的共鸣的瞬间，眼睛里透出半文半白的沧桑。

所以他十九岁就可以极其深刻地唱，别问爱过多少人，在一起的人，只问爱你有几分，别问太多的伤痕，如果不懂伤有多深。

其实不知道是不是有人注意过，谢霆锋最漂亮的表情

是微笑,因为给人感觉更真实一些。

不过,沧桑对谢霆锋和我们来说,是一种安慰。

追求——

父辈们为之奋斗了一生的东西,我们生来便拥有了。所以谈到“追求”二字,我们觉得那是模糊的。问我们的时候,我们会说我希望考上理想的大学。我们以为这就是追求,其实这只是目标而已。如果你解释了这区别,再问他们的时候,他们可能会说,我追求活出自己的价值和个性。个性我们知道是什么,可是我们所说的价值究竟是什么呢?如果是在上一个世纪,也许有人回答,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。可是现在呢?它是模糊的。最模糊的就是韩寒。如果你问他追求什么,他一定不是无可奉告就是顺手牵来一个足够气死你的答案。

我们是孤独的人群。我们全是独生子女。没有人可以用来与之携手并进。虽然我们依旧有飞扬翻腾的激情,但我们不再有那种什么“手拉手,肩并肩,共同怎么怎么样”的冲动。

盲从——

我们都很盲从,新新人类们,你们不承认也没用。

韩寒的《三重门》干脆就是一毛孩子版的《围城》。他肯定不承认,随便。反正大家都这么看。

到“榕树下”进了“安妮宝贝工作室”,满眼都是跟安妮宝贝学写字的孩子,连他们的网名都是从人家小说里扒下来的。安妮宝贝独创的说话方式全都让他们套用了——从来都管“文章”叫“文字”;管“伤心”叫“疼痛”;就连人家安妮喜欢喝白开水穿棉布裙子他们都跟着学,写出来的东东上来就“我感到心底的刺痛,于是喝下大杯的冰冷的水。”

X F E / 现代诗歌赏析三篇

(一)诗人

流浪去了 独弦琴的歌者
于晚霞淡抹贝壳隐秘的海滨
拾取那千层碧浪 万片鳞光
苍穹之下 夕阳临别的一瞬

你伫立在紫色的晖韵里
抛落忧烦 抛落昨夜的阴霾
轻轻拨动着这无声的琴弦
唯潮音自远方殷殷呼应

当你漫步 行吟于金黄的沙滩
阵阵浪花触及你的足踝
白鸥凌霄 希望的云朵涌起